

## 第三十五章 誰是刺客？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不知道先前的小宮女是報信去了，還是死在自己手上的宮女高手故布疑陣，但範閑知道這一番打鬥，雖然自己沒有讓這位宮女高手發出聲音來，但一定也會驚動到皇宮裏的真正高人，所以他根本顧不得處理地上的屍首，腳尖在石板地上一點，整个人已經化作一道利箭，朝自己計劃好的宮牆方向飛奔而去。

宮牆依舊那麼高，範閑有些惱火於自己的速度，等自己好不容易爬到了牆頭時，隻聽著腦後一陣嗡嗡聲音傳來，似乎身後的空氣都開始顫栗地發抖了起來。

他愕然回頭，然後看著極遠方宮城的角樓上，有一大將，正挽弓望著自己。

夜空中，一隻羽箭像噬魂的神物一般，向著他的麵部飛來！

一息前，箭在天邊，一息後，箭在眼前。

箭上似有戾魂，不可一世。範閑一聲狂吼，臉上的黑巾被這聲吼震成碎片，體內默默修練了十六年的無名霸道真氣，在這生死之刻狂野而暴戾地灌注到了自己的雙手之上。

橫空雙拳互擊，恰巧打在箭杆之上！

片刻辰光裏、雙拳所挾的狂暴真氣與箭上所附的強大力量對衝，箭杆已經碎成了粉末，箭頭險之雙險地擦過範閑發絲，遠遠地刺破夜空！

一聲巨響，響徹皇城的夜空，驚醒了睡著的人，駭著醒了的人，就像一道驚雷打響在宮牆之上。

這一箭太過神猛，全不似凡人能夠射出，雙拳硬擋之後，範閑體內真氣一空。頹然無力地墜下宮牆，黑色的衣衫在夜風裏飄蕩著，看上去十分淒慘。

遠方宮牆角樓上的皇宮大內統領燕小藝，看著那方刺客墜下宮牆，雙眼微眯，透出一道極強悍的神采，冷冷道：“沒有死，去抓住他。”

“是！”屬下侍衛領命而去。

在那方宮牆之下，全身黑色夜行衣的範閑頹然墜落，在即將砸向地麵的一瞬。強行身體一扭，單膝單足單手撐地，與地麵生生一撞發出聲悶響，強大的反震力讓他噴出口鮮血，打濕了臉上殘存的黑布碎片。緊接著。他低吼一聲，往宮牆外的樹林裏跑去，在城角侍衛出現前的一剎那，消失在京都的黑夜之中

第二日，皇城根下一處不起眼的小房間裏。洪老太監似乎精神有些不好。半閉著眼睛坐在主位上。下方兩名將領也在閉目養神，似乎沒有人願意開口說話。

許久之後，昨夜在家休息的副統領宮典才輕聲說道：“陛下震驚。”

昨夜一箭將範閑射下牆頭的大內統領燕小乙此時才緩緩睜開雙眼，冷冷說道：“長公主的貼身宮女死了一個，長公主非常憤怒。”

在二人開口之後，洪老太監才緩緩睜開眼睛，有些蒼老的聲音說道：“我昨天中了調虎離山之計，太後她老人家很不高興。”

“是誰？”宮典問得理所當然，在他心中，就算是調虎。但被洪公公這樣一個病中猶有虎威的絕世高手盯上，也沒有逃脫的可能。

“不知道。”洪公公微微一笑，“他表現出來的水平隻有九品中上之間，但對京都的建築十分熟悉，尤其是在黑夜之中，我被他引著在京都繞了整整一圈，最終還是跟丟了，這個人...很了不起。”

能讓洪公公說聲了不起。那個人一定是真的很了不起。

燕小乙今年三十五歲。正是精種氣勢最顛峰的時候，身為宮中侍衛大統領。要承擔起整個皇宮的安全之責，他冷冷看了洪老太監一眼，說道：“公公最後跟到了哪裏？”

“東夷城使團不遠處地一個巷子裏。”

宮典說道：“今天調查的結果出來了。洪公公那雙筷子刺破了第一個刺客的衣服，監察院對比後，確認了出自祥和緞。”

燕小乙開始閉目養神。宮典繼續說道：“監察院查出來，東夷城使團前些時候，曾經在天祥段訂過一批衣服，而且用的不是使團的名義，而是找人幫忙訂的。”洪公公輕聲問道：“副統領想說明什麼？”

宮典微笑說道：“訂衣服，為什麼還要假借別人名義？很明顯，是擔心一些細微的痕跡被我們抓住。種種線索來看，第一次來的刺客，應該是東夷城的人。能夠有九品中的水準，就隻有那位四顧劍的首徒，這些天一直在京都裏安靜無比的雲之瀾。”

燕小乙忽然睜開雙眼說道：“不是雲之瀾。如果東夷城的人要潛入宮中，他們還要買什麼新衣裳，隨便在街上打量個行人，剝了他衣服便是，雲之瀾是這種幹脆的人。”

洪公公點點頭：“雖然那位九品中掩飾自己的劍意，但依然走的是四顧劍的路子，所以老夫很感興趣，如果不是雲之瀾，難道東夷城還有人來，而且敢不聽雲之瀾的吩咐？”

“嫁禍的可能性很大。”宮典聽著兩人的說法，微微皺眉：“太巧了，所以可能是有人嫁禍給雲之瀾。”

“東夷城有可能接過四顧劍衣鉢的有幾個人？”

“包括雲之瀾在內的三個九品。”

“那另外兩個都有嫌疑。”

“再說說最後被大統領射下城頭的那個夜行人吧，聽說大統領一箭之威震動全宮，可惜卻沒有射死對方。”聽說話的口氣，似乎洪老太監與這位大內統領之間並不怎麼對路。

燕小乙根本瞧不起這個閹貨，但知道對方實實在在是皇宮中實力最高深莫測的人，冷哼一聲說道：“第二個刺客也是九品人物，雖然隻是個九品下，但如果我能一箭將他射死，我豈不是成了四大宗師？”

“又一個九品？”宮典滿腹震驚，他自己這一生一直徘徊在八品的境界裏，始終難以寸進，聽得昨夜竟然有兩位九品高手潛入宮中，由不得生出許多複雜的情緒來。

“整個慶國也隻有七位九品，在京都也隻有四人，這世上哪有這麼多九品。”洪老太監淡淡說著，顯然是不相信燕大統領的判斷，認為對方是在給自己推卸責任。

宮典每次最怕的便是這種場面，趕緊說道：“陛下有嚴旨，命我們一句之內結案，我呆會兒馬上從監察院調人，查一查各宮的情況，首先判斷清楚，對方究竟為什麼會冒如此大的風險，潛入皇宮。”

燕小乙搖搖頭道：“後一個人不知道為什麼，但前一個人一定和東夷城有關係，所從東夷使團著手，看看那批衣服究竟是為什麼訂的，最好能查清楚每一件衣服的去向。”

正在準備調查的布局，忽然一個小太監急匆匆地跑了進來，宣了聖上旨意，昨夜之事，全部交由京都守備大人葉重調查，宮中禁衛一如往常，不得宣揚。

小太監離開後，屋子裏的三位皇宮保衛看互望一眼。燕小乙緩緩閉上眼睛，知道陛下開始懷疑自己三個人中的某一位，洪公公負手於後走了出來，臉上一片平靜。

後幾日，京中大索刺客，卻一無所獲

皇帝陛下的旨意，其實為真正的入宮看範閑解了圍。在這個計劃之中，各個方面都沒有太大的差錯，但是強行讓五竹穿上那件褐色的新衣裳，卻是有些自作聰明，反而露了馬腳。

範閑暗中查到東夷城在天祥緞訂購的這批衣服，是因為東夷城主的兒子喜歡京都衣服的復古樣式，所以訂了一批。至於為什麼要隱名下訂單，其實倒隻是因為一個很簡單的原因天下商賈交集之東夷城少主，竟然豔羨南蠻慶國的服飾，這事兒傳出去後，隻怕會被東夷城那些膽子向來很大的商人們罵死。

當然，範閑會多用這麼一手，主要是不相信五竹叔可以完美地模擬四顧劍的劍意，如果早知道五竹厲害到這種變態的地步，範閑一定會將栽贓之計，用得更完美一些。

不過結局不錯，至少宮裏依然是在懷疑東夷城其餘的兩名九品高手，監察院也開始著手確認宮中來敵的那日，四顧劍另兩名弟子究竟是在什麼地方。

沒有人會聯想到範閑。因為在宮中來敵的那一夜，整個慶國京都的高官們都看著他在大殿上飲酒千樽詩百首，將北齊那位大家莊墨韓氣得吐血，恨不得一夜白頭。最後他爛醉如泥，倒在皇帝陛下的腳下。

這便是人類思維的誤區，不僅僅是認為酒醉後的範閑根本不可能起床，而是人們習慣了當一個人做出某種很令人震驚的事情之後，不可能馬上再去做另一樁事情。

\*\*之後不可能再次\*\*，總要有個不應期才是。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